



城市走笔

漫步小城，随时都能遇见熟识的邻里或朋友，这种感觉是亲切的、舒坦的、安心的。

小城之恋

□王春雨

迎着晨曦初露的阳光，我漫步在街头那熟悉而又温馨的早市。小巷深处，早点铺子热闹非凡，包子、馒头、油条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袅袅热气在晨光中悠然升起，为这座小城增添了几分生活的气息与温度。在这琳琅满目的早点中，我最钟情的莫过于那松软可口、一面焦黄一面雪白的米饭饼，再搭配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，这简单却经典的组合，承载着无数建湖人心中最深刻家乡记忆。

小城是我成长的地方，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。这里虽然没有大城市那样繁华，却有着它独特的魅力，我爱上了这座小城，爱上了这里的生活。漫步小城，随时都能遇见熟识的邻里或朋友，这种感觉是亲切的、舒坦的、安心的。

小城，因湖得名，湖中有城，城中有湖。水城相依，灵动而柔美。漫步小城是一种美好的享受，处处可见水的韵味与生机。特别是九龙口湿地公园，如同镶嵌在大地上的璀璨明珠，九条河流如九龙聚首，自然与和谐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。春天绿意盎然，夏天荷花竞艳，秋天芦花如雪，冬天银装素裹，四季更迭的美景如诗如画，让人流连忘返。夕阳西下时，河面被晚霞映得一片金黄，恰似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那份宁静与美好，足以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。每年，央视的镜头都会多次聚焦于此，将这份美丽传递给全世界。

小城人杰地灵，文化底蕴深厚。这里是民族英雄陆秀夫、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故乡，孕育了院士和一大批行业精英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、杂技的发源地，小城还被誉为“中国淮剧之乡”、“中国杂技之乡”、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。每天清晨，市民广场上便传来淮剧票友的悠扬唱腔，二胡深情缠绵，竹笛清脆悠扬，板鼓沉稳有力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与敬仰。市民驻足聆听，孩童好奇围观。小城的文化，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，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，滋养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。

除了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，小城的经济发展同样令人瞩目。特别是近几年，科技创新成为小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，众多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在此落户生根，为这座小城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。

然而，小城最宝贵的财富，莫过于它的人民。他们勤劳、智慧、善良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。在生产线上，他们精益求精，追求卓越；在田间地头，他们辛勤耕耘，收获希望；在文化舞台上，他们尽情展示着小城独有的风采与魅力。

夜幕低垂，华灯渐次绽放，小城便披上了一袭迷人的霓裳。湖面宛如明镜，倒映着斑斓的灯火，交织成一幅流动的梦幻画卷；街道两侧，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，洋溢着一片繁荣与欢腾。在这喧嚣繁华之中，双湖公园旁隐匿着一处静谧雅致的图书馆，众多读者汇聚于此，沉浸于书海报丛之中。我经常光顾那座温馨的图书馆，或借阅书籍，或聆听讲座，享受知识的滋养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，我已步入中年。我的青春，我的生命融进了小城的岁月。我有了属于自己的灯光，有了我所热爱的事业，这一切，都是小城给我的，给我以芳华，给我以坚韧，给我以勇气和力量。

水乡风情

无论是田间那一畦畦盎然的绿意，还是毛胡子大爷渔船上蹦跳的鱼儿，抑或是母亲腌制的咸菜，都构成了里下河初冬温暖的风景。

里下河的初冬

□徐育兵

初冬的里下河，宛如一幅水墨画，清润中带着些许宁静。风轻轻扬起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在天地间抚平了旧日的喧哗。一片落叶悄然落下，在空中优雅地挥手，从容地落入大地的怀抱。河水缓缓地流，芦苇轻轻地摇。白鹭静立，如同冥想的诗人。偶尔飞起，轻点水面，将岁月的诗句写入波纹的深处。

清晨时分，水雾升腾，薄纱般覆盖了湖面与田畴。远远望去，一块块形状各异的垛田仿佛漂浮在云水间。河埠头的老柳树下，一只小小的渔船斜靠在岸边，早起的毛胡子大爷已经收网归来。大娘在整理丝网，大爷在收拾渔获，一尾尾新鲜的鲫鱼在塑料桶中蹦跳闹腾。里下河的冬晨，多了一些鱼米之乡的烟火气息。

上班路上，我要穿过一片田野。旷野的空气有几分寒意，但丝毫不显凛冽。里下河的风不像北方那样刺骨，带着温和的气息，仿佛微凉的手掌轻轻拂过脸颊。阳光洒下来，透过薄雾，为大地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。这时的阳光，少了夏秋的热烈，多了几分暖意。

田野间，绿意依然铺满旷野，丝毫没有肃杀的景象。初冬的阳光照在一畦畦绿油油的青菜上，肥厚的油菜叶越发青翠，散发出勃勃生机。一颗颗白菜已卷起了厚实的外衣，一层一层，像怕冷的孩子裹紧了衣裳。田间的大蒜蹿起了个子，叶尖上挂着晨露，嫩绿的蒜叶迎风轻轻摇曳。

小雪腌菜。这个时节，正是垛田的大颗子青菜上市的时候。大颗子青菜又称长梗白菜，身姿曼妙修长，小小的叶片下连着白色的长梗，其梗富含纤维，仿佛是为腌制咸菜量身定做。我在路边，看菜农弯着腰，熟练地将一颗颗青菜起根、抖土、扎成圆圆的一大捆，动作麻利却温柔，仿佛对待一件得来不易的珍宝。在过去，这咸菜是千家万户的三餐宝贝，哺育着一代代人。

路旁的小河边，几位老人正在冬钓。他们身后，是一排饱经风霜的老柳树，柳枝依然青绿，在风中轻拂，展示着生命的活力。老人们手握钓竿，静静地坐在便携小凳上，仿佛与周围融为一体。河面上有涟漪泛起，鱼漂突然有了动静，钓竿弯起，老人的脸上绽放出一抹微笑，像是一种沉淀许久的满足感。收线、起钩，那是一尾肥美的鲫鱼，鳞片闪着金光。旁边的老人笑着调侃：“今天，你可是收获最多的一个。”语气温和，带着一种生活的小欢喜，勾勒出一幅静谧而不失生机的冬日画卷。

河边的村庄也换上了初冬的气息。农家屋前挂着一排排等待腌制的大青菜，这是里下河初冬的独特风景。经过阳光的抚慰，不几日，菜就晒蔫变软，便可以下缸腌制了。过些日子，就有了在冬日里全家人就着热腾腾的大米粥，“嘎吱嘎吱”咬咸菜的动听声音。

傍晚时分，天边的霞光晕染开来，像是一幅写意的画卷，挂在远方。夕阳沉入河水，湖荡里的渔船陆续靠岸，码头热闹起来，看人们的笑脸，今天的收获一定不错。初冬时节，天暗得早，回头望一眼远处的天际线，沉静的湖泊与田野逐渐模糊，像一首未完的诗，留待明日去续写。

在里下河地区，初冬从不喧嚣，它用温柔的手笔绘出了一种静美的生活。这里的人们懂得四季的节奏，懂得与自然对话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初冬是身心的栖息地，它没有凛冽的严寒，总是带着足以安抚人心的静谧。无论是田间那一畦畦盎然的绿意，还是毛胡子大爷渔船上蹦跳的鱼儿，抑或是母亲腌制的咸菜，都构成了里下河初冬温暖的风景。

灯下漫笔

当雪花飘落

□乐华泽

“琼瑶走了……”

我硬是愣了几天，才缓过神来。

初识琼瑶，是从黑白电视机播放《在水一方》开始，印象中天不热，也不凉，农活也不忙，恰是个闲辰光。剧情已经十分模糊，许是时间久了，实在想不起来大概了，只有主题曲记得两句，“有位佳人在水一方”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们还是顽皮的孩子。村东头的长生家，有一台从上海买回来的14寸黑白电视机，那会儿，黑白电视机不得了，可是全村的香饽饽。

一到晚上，长生家的院子里就热闹起来，左邻右舍拿着小板凳、小椅子占起了位置，跟着露天电影一样。我们小孩子也去凑热闹，至于《在水一方》演绎的什么，一点也不在意，只记得女主角老是哭。

当年我在联办初中读二年级的时候，班上有个成绩不错的邻村女生，课间活动突然不参加了，安安静静地坐在桌边看书，让我好一阵羡慕。后来，我们同村的女生悄悄地告诉我，她在看小说《庭院深深》，作者是个台湾女作家，叫琼瑶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琼瑶这个名字，知道她是台湾女作家。

我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，又不好意思跟女生借了看，几次到镇上唯一的书店去买，遗憾的是找不到琼瑶的书。原来，那是邻村女生的城里亲戚带回来给她看的。直到几年后，我到镇文化站工作，才看到琼瑶的作品。

《窗外》是我第一次完整阅读琼瑶的作品。言语清新、意境浪漫，充满对梦的憧憬和爱的执着，打破了传统乡村言情话语的边界，怪不得女生们看得如此痴迷。

记得一个晚上，好像是九月份，天色黑魆魆的，整个村庄安静了下来。突然一声声争吵打破这个静谧的夜晚，我也好奇地走了出去，循声走到了不远处琴的家。琴是个女孩，比我大三四岁的样子，原来是琴的男朋友一家人上门理论，不同意她家退婚。

院子里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，这种事在那个年代的乡村，足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而琴却静静地独坐在二楼的房檐边，伴着微弱的灯光若无其事地看着书，我径直走上去一看，她手里拿着的是琼瑶的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。

我说你咋不下去辩一辩，说说自己的看法。琴没有说话，用手一指，示意我看一看楼下她的对象。琴的对象是邻村的男孩，木匠，有点黝黑，清瘦，个头不高，像是有点木讷，一直倚靠在堂屋门口，一句话也没有。

琴捧着琼瑶的小说，依偎在胸前，轻声慢语地说了一句，我那时还不理解的话，“没有爱情的婚姻，是不幸福的。”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，宁可一个人过一生。这是我第一次，听说爱情这两个字，是从我一直认为很文静的一个女孩口中，毫无避讳地说出来。

琼瑶，翩然飞去。我一下子想到了当年邻村女生的同学，如今已在城里当老师，发了个微信问她有什么感想。她说，小时候喜欢看，后来长大了，对琼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。去年暑假看了一部她的电视剧《婉君》，然后觉得好像现在看，有点不太能接受，但是曾经的美好，少女之梦，并不后悔。

“且拭今宵泪，留与明夜风。”再唱《几度夕阳红》，已是往事不能忘，当时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来说，琼瑶的作品无疑是一片清新的空气。

